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溫振華

壹、前言

先民拓墾臺灣，先有海峽之險阻，復有清廷海禁之限制，來臺後又須面對自然環境之惡劣與土著的抵抗。死亡的威脅籠罩他們的周遭，心理的不安與恐懼可想而知。移民來臺，隨身攜帶神像、香火，祈求平安，定居後奉祀禮拜，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逐漸形成大小的祭祀圈。

祭祀圈係共同崇奉某一神明的人羣居住地，亦即從空間上觀察宗教祭典與社會羣體的關係。日人統治時期，岡田謙在「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一文中，首先用此一觀念從事士林地區的調查與研究（註一）。近人王世慶先生之「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歷史」，亦以祭祀圈的觀念探討樹林地區不同祖籍別的移民信仰融合

的過程（註二）。上述二人主要以鄉莊為研究區，本文試圖利用祭祀圈觀念，以臺北盆地大地域，觀察祭祀圈之演變在臺灣社會發展上的地位。文中資料除士林、樹林兩地外，主要的得自寺廟碑文與地方耆老之口述（註三）。

貳、臺北盆地內各地之祭祀圈

為便於討論，依自然環境分臺北盆地為五區：
一、與直、海山區，包括淡水河、大嵙崁溪以西至觀音山、龜山間地區；
二、擺接區，在大嵙崁溪與新店溪之間；
三、芝蘭區，為淡水河、基隆河以北，至大屯山脈間地區；
四、大加臘區，淡水河、新店溪、基隆河所環繞成的臺北平原；
五、文山區，從公館往南，至盆地山緣地區。茲依上列次序分別敘述各區的祭祀圈。

一、興直、海山區

本區包括今之八里、蘆洲、三重、五股、泰山、新莊、樹林、鶯歌、三峽等鄉鎮。有些地方其祭祀圈與行政區域相配合，有些則否。由於祭祀圈之形成，常與聚落發展、聚落人羣有關。因此在討論其祭祀圈前，先要略述其開發史。

(一)八里

八里位在淡水河口南岸，爲康熙年間南北交通的要衝，開發甚早。康熙末年開發埤頭村、訊塘村、荖阡村、米倉村、舊城村、大崁村、頂罟村，開墾者爲閩粵人，閩人以漳人爲主。乾隆初年，漳、粵人開闢長坑村，趙、謝二姓開獅尾村。由於交通之便，八里是臺北盆地開墾初期，移民的一個據點，加之臨淡水河口處水深可泊船，雍正年間，已成街衢，清政府於舊城村築城，設立巡檢駐守。雖然漳粵人在初期佔多數，但道光年間，因閩粵械鬥，粵人離去，後漳泉械鬥，漳人亦敗走（註四）。

該地最早建立的寺廟是天后宮，祭祀媽祖。該廟恰在淡水河口南岸米倉村渡船頭附近。根據天后宮碑文的記載，「乾隆年間，官設文武口即經之營之。」由此可知該廟與官方關係密切，再加上該地早期開發，閩粵人混雜，而天后宮的地緣色彩不顯。由於械鬥，道光年間，該地成爲同安人勢力範圍。雖然嘉慶年間，同安人在天后宮旁建保安宮，祭祀同安人保護神保生大帝，然而由於八里地區平原狹小，以及原來交通要衝的地位被新莊、艋舺所奪，經濟上無力負擔，因此寺廟規模亦不大。並且，嘉慶以後，八里的同安人也參加大龍峒保安宮的祭典，故八里保安宮的香火，遠不及媽祖祭祀。天后宮之祭拜，以農曆十月十五日下午祭典之規模最大，八里地區分成三角頭，即頂角、中角、下角，輪流主辦。由於早期移民困苦多險，亡故無人收屍，遂有大衆爺廟之建立，該廟建於嘉慶年間，爲對陰間神明的祭祀，五月一日大衆爺出遊，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分三角頭殺豬祭祀。大衆爺與媽祖信仰的祭祀圈

有重疊現象。

(一) 蘆洲

由八里往南沿著觀音山山麓及淡水河即是蘆洲地區。該地早期的移民，以同安人居多，並兼具有血緣的色彩。雍正年間即有移民入墾，嘉慶年間大約可闢之地皆開闢。從各村開發歷史，更能進一步了解早期移民。

該地最早開闢的是水河村。在雍乾之際，關渡媽祖廟和尙梅福首先招佃開墾，因此該地又有和尙港之稱，整個蘆洲區也因而有和尙洲之稱。由於梅福招佃開墾，水河村一帶之大租權屬於關渡媽祖廟（註五）。乾隆末年，陳用仲、陳世祥，開闢保佑村。嘉慶年間，由於水利的興築，開發進度更速，有李日泉開墾水涵村，泉人李潘、李秋、李岩、李桃開闢正義村，泉人李姓開溪墘村、樹德村、仁復村、樓厝村、保河村、得勝村。中路村、中原村則為泉人張溫所闢（註六）。根據民國四十五年陳紹馨和傅瑞德（Morton H. Fried）對該地姓氏的抽樣調查，李姓人數占蘆洲人口

百分之四十八，居第一位；陳姓占百分之十一，居第二位（註七），故在開發初期，此兩姓之比率當然更高。

移民遷入時，泉州同安人陳東山自福建所携的池府王爺（註八），成為早期信仰中心，初用草寮奉祀，後乃建廟（註九），地點在保佑村。由於該廟是陳姓所建，而且保佑村的開闢也較早，該廟具有地緣與血緣的色彩，不僅是同安人的地緣寺廟，同時也類似陳姓的宗廟。我們從池府王爺誕辰六月十八日的祭典亦得一窺。該日祭典分由七角頭輪流主持，（一）雜姓、（二）士林土仔嘸、（三）五股坑、（四）店仔口、（五）保佑村、（六）南港仔、（七）三重柑仔成（中興橋附近）。除一角為雜姓外，其他各角皆陳姓。而蘆洲以外地區的角頭，與陳姓關係非常密切，士林土仔嘸角的居民，乃是蘆洲遷去的。各角頭藉著池府王爺的祭祀而加強其地緣與血緣意識。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漳泉械鬥後，蘆洲祭祀鄭成功三年一醮，這種儀式加強蘆洲地區

的地緣意識。有關三年一醮的祭祀活動，其沿革如下：

嘉慶十四年，淡水地區漳泉械鬥，淡水泉人至蘆洲請援兵，壯丁悉往相救，新莊一帶漳人、客人偵知蘆洲空虛，傾兵來犯，父老們乃以婦女披甲冑、舉旌旗扮壯丁，鳴金擊鼓，排成疑陣，並草救援之書，插於鳥羽，隨使遊驛之士，士如箭飛，援書到淡水，乃馳回，在出師攻打新莊之前，父老乃率壯兵先祈禱於開山郡王，向其誓曰：『我洲師出倘能奏功，不失斯土，三年一醮，我洲子民雖子子孫孫，萬世之後，不敢忘眷顧之恩』，誓畢，命壯士鄭捷、林金等二十餘人，率百餘人攻打，卒能以寡敗敵，咸以爲仰鄭成功神靈之呵護，以後三年之俗，乃相沿至今。(註一〇)

三年一醮之俗，由於時間緊湊，使得地緣的觀念深深的影響到蘆洲同安人。在蘆洲聚落的發展史，誠爲一件大事。

由於蘆洲濱淡水河，同治三年（一八六二）觀音佛祖飄至，使得蘆洲的神明祭祀發生轉變

。該年有南海普陀山隱秀寺兩大比丘大機、威林携觀音佛祖乘船擬往江浙一帶化緣，途遇颶風，吹至蘆洲和尚港（在水河村），該日早晨適有一婦女挑貨渡船欲往大稻埕販售，比丘問其該地爲何處，婦女答曰「和尚港」。是日該女貨物比平日提前售完，甚覺詭異，以爲是神靈保佑，返村後，即將觀音佛祖飄至的事情告訴村民，村民乃迎佛祖至村。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建廟祀之，十一年（一八七二）正月又由總理李宴林與總董等募捐擴建。

觀音佛祖祭祀是全國性的，並且是等級較高的神明，在一般民衆心目中，認爲其神力大於池府王爺，再加上保佑宮具有宗族寺廟的色彩，因此，觀音佛祖代替池府王爺，成爲蘆洲地區的共同神明。其主要的祭典費用，皆由全洲居民共同負擔。一年內祭典有三次，一爲佛祖聖誕二月十九日，一爲佛祖出家六月十九日，一爲釋迦成佛九月十九日。三次祭典分由三角頭擔任舉辦：

祭 拜 日	角 頭 名	角 頭 範 圍
二月十九日（聖誕）	媽 祖 角	蘆洲保和、樓厝、水滴、水河等四村及士林中洲里。
六月十九日（出家）	土 地 公 角	蘆洲得勝村、仁復村、溪墘村、樹德村、中路村、中原村。
九月十九日（成佛）	天 公 角	蘆洲保佑村（內分上角與下角）、正義村。

保佑村地多富人，故又分上下角，表示一半村民即有負擔祭祀經費的能力，不須全村人民分擔。

媽祖角中包括士林的中洲里，蓋該地居民乃由蘆洲遷去，故亦參加蘆洲區之祭典。

此外，九月十九日之祭典，為三次中規模最大者。因此亦迎他神來廟供拜。在九月十六日時即請大龍峒、保安宮的老大帝（最早的保生大帝），關渡宮的媽祖，淡水清水祖師廟蓬萊老祖，二重埔先嗇宮的神農大帝等四神來廟，全民祭拜，並於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一起遊境。而保安宮在保生大帝誕辰，淡水清水祖師廟在蓬萊老

祖誕辰時亦供迎佛祖。保安大帝為同安人共同信仰的地方守護神明，而蓬萊老祖是安溪人奉祀的地方守護神，為何同安人迎安溪人的地方神明？據云，當時蘆洲先民渡海來臺時，淡水之蓬萊祖師亦隨船而來。而蘆洲地區與淡水居民的關係，可由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漳泉械鬥淡水泉州人來請援得見。

由於蘆洲以同安李姓為多，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即與湧蓮寺一街之隔的李姓，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保和宮，祭祀保生大帝。保生大帝為福建白礁鄉人，而蘆洲同安人大都來自兌山鄉，與白礁鄉相距不遠，因而向白礁要請香火，建廟堂

曰金鞍山，塑帝像崇祀之，乾隆年間，蘆洲附近七角頭的李姓先人重塑金身尊奉渡臺以爲保佑。

因此在以池府王爺爲信仰中心時，由於保生大帝之祭祀以爐主方式維持，神像供奉於爐主家中，分由七角頭輪流祭拜：(一)三重埔角、(二)八里角、(三)水滸角、(四)溪墘角、(五)土地公厝角（今保和村）、(六)樓厝角（今樓厝村）、(七)崙仔頂角（今士林倫等里）。七角頭的範圍，自八里往南至蘆洲、三重，以及蘆洲對岸士林倫等。三角埔角、八里角、士林崙仔頂角皆不在蘆洲，三重地區由於開發較遲，因此常屬於蘆洲範圍。崙仔頂李姓的同安人，乃蘆洲遷去，關係至爲密切。雖然保和宮一直到一九一四年才建立，但對保生大帝的祭拜則自嘉慶時代始。由於保和宮保生大帝的祭祀，以李姓爲主，殺豬祭祀，他姓則無。故保生大帝雖爲同安人的保護神，但以李姓爲主，因而有濃厚的血緣色彩。

然而，每年的中元節，蘆洲同安人亦參加大龍峒保安宮之中元普渡祭祀，與盆地內的同安人

保持聯絡，加強同安人的地緣意識。

(三)泰山

相傳康熙末年即開始開關，開關者主要是泉人，有陳、李、林、錢、胡、張、黃、蘇、柯諸姓，而以安溪人最多。在開墾業戶中，以胡焯猷規模最大。

泰山最早開關的地區，是康熙五十年（一七一）開關的山脚村大窠口，其地設公館收租穀。山脚村以南的同榮村，在乾隆初漸開，由於交通便利，可通五股、新莊、林口，因此形成小街市（註一）。

本區移民諸姓中，以李姓最多，根據陳紹馨、傅瑞德的調查，李姓人口約占泰山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居第一位（註二）。在泰山地區由於安溪李姓人數最多，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李序原由泉州安溪彭內迎奉清水祖師來臺，建福山巖（即今上泰山巖）於崎子脚，神靈「顯應」，該神成爲泰山地區的信仰中心，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地方不靖起械鬥，祖師先人之地猶遭

兵燹，李序原之孫李符記，深感神佑人口安寧，遂提倡建新廟，自獻基址，鳩資七股捐幣造廟，改稱爲「泰山巖」。捐資人皆姓李，故該廟是兼具地緣與血緣色彩。日據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倡修者還全是李姓，迄至昭和七年（一九三二），於李姓七股外，有外姓三人加入共同倡修，董事二十二人，李姓有十二人，占百分之六十五（註一三）。

由於泰山巖具有濃厚的血緣性質，加上泰山的最繁榮地區在同榮村，因此光緒元年（一八七五）由泰山巖分火，在該地建下泰山巖。從此泰山巖的祭祀圈僅限於明志、貴子、義學諸村，下泰山巖則包括同榮、山脚、黎明。泰山地區的祭祀圈分爲兩大部分。

（四）新莊

新莊地區傳謂關於康熙年間。最早的寺廟慈佑宮相傳建於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確切年代雖值得懷疑，但創建甚早則無可置疑，該廟是臺北盆地最早寺廟之一。雍正五年（一七二七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貢生楊道弘招佃來關，從其墾契的地望觀察，「東到港（新莊港），西到八里坌山脚，南至海山山尾（龜崙嶺），北到干荳山（新莊頭前）」（註一四）。雖其墾契中可開墾的範圍甚廣，但真正闢成的主要區域在新莊。楊與林天成計闢有頭前里、文明里、文德里、榮和里、興漢里、文衡里、安全里等處；漳人林成祖則於乾隆初闢有海山里、柏林里、西盛里、營盤里石龜等處（註一五）；營盤里一部份爲泉州胡焯猷所闢；中港里爲郭宋嘏所闢；後港里則爲泉州南安藍姓所闢，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賣予張必榮（註一六）。除閩人外，亦有粵人。粵人在臺北盆地的開墾時間甚早，雍正年間粵人來臺者多由八里坌口或滬尾口登岸，沿觀音山開墾居住（註一七）。一般而言，乾隆年間漳人與粵人在新莊的人口比泉州人爲多（註一八）。

這些新莊早期的移民，他們所携奉的神明，有媽祖、三山國王、王爺。最早携入的神明是媽祖，康熙初葉建慈佑宮奉祀（傳建於康熙二十五

年)由於媽祖是海神，是閩人的保護神，故爲閩人所信仰，而乾隆年間新莊是盆地內最大的港市，閩人商人聚集，香火很盛。從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碑文中捐獻油香錢數目的人觀察，很顯然該廟得到漳人林成祖的贊助，而林成祖又是擺接、新莊地區的墾首，因此可以推斷新莊漳人勢力甚大。除閩人之媽祖外，粵省潮州九縣人倡建廣福宮，奉祀祖籍地方保護神三山國王，廟宇建立約在康熙之際，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新莊大火，廟宇被焚，四十五年(一七八〇)粵人黃有峯重建，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再重修。雖然該廟目前香火冷落，但從該廟建立年代，及其規模觀之，可以推測客家人移民極多，新莊的三山國王是盆地內客家人的信仰中心。及嘉道年間，客家人因械鬥戰敗，離開盆地，遷往中壢、桃園，廣福宮也因冷落。池府王爺是泉人携入，於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建廟，信仰者主要以泉人爲主。

此外，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貢生業戶

胡焯猷創建武聖廟，奉祀關帝君。關帝君的信仰是表現忠義，清初特別提倡。最初創建者胡焯猷，具有科舉功名，對清向心力強。爾後的重修，皆縣丞主動倡導，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縣丞郭志偉又重加擴建。

由於新莊在乾隆末期成爲盆地的政治商業中心，因此地方官吏希望藉著祭祀神明使該地儒化，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慈佑宮重修，縣丞曹汝霖將文昌祠置於廟側，希望民間最大的信仰中心與文昌君之祭祀合而爲一。曹汝霖的目的，從「離曜奎輝，看萬丈文光自淡而起；地靈人傑，知一方土氣由新以興」柱書，可窺一二。

(五)樹林

樹林地區之關，始於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鄭珍、王謨、賴科、朱焜侯等四人，請墾淡水堡海山莊(樹林、鶯歌、三峽)、北投莊及坑子口莊，當時戶名爲「陳和議」，墾地分爲四股分別開墾，雍正二年(一七二四)鄧旋承購王、朱二股，然無力開圳灌溉，收成少，滯納田賦

，鄧旋乃抽一股賣予胡詔，胡詔承購之地爲海山莊。經轉讓，至乾隆二十一年（一七五六）其股權大部份歸張吳文影記（即晉江人張必榮、吳洛、馬紹文等三人），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後張必榮管下的開墾事業更加發展，除大租權外，並購買小租權、水租權、糧房經管權（註一九）。早期除上述業戶外，尚有漳州人業戶劉坤山及漳州南靖平和縣人賴姓業戶，彼等招漳泉粵移民來墾（註二〇）。

墾民入墾樹林地區，最初攜帶的神像香火有保生大帝、天上聖母、邢府王爺、清水祖師等。保生大帝，相傳是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開拓海山莊時，緣有賴姓家族爲保安息災，自福建同安白礁奉戴保生大帝分靈渡臺，定居潭底從事開墾，並蓋茅屋奉祀。又天上聖母，乃是乾隆初移居海山莊竹篙厝及坡內從事開墾的漳州南靖縣人簡姓，由其大陸携奉來臺，而由其族人奉祀，又移居彭厝的頂郊人洪氏，也由其故鄉携奉媽祖神像來臺。邢府王爺，清代移居彭厝的泉州人林

姓，曾由其故鄉携奉來臺奉祀。清水祖師，清乾隆初移居三角埔之泉州南安人藍家，由其故鄉携奉來臺。因此，初期的信仰是點的發展，不同祖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而賴姓所携帶的保生大帝特別「靈驗」，信徒漸廣，後樹林地區的最大業戶張必榮，因病求神保佑如願，乃於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倡建廟宇於潭底山麓，名曰濟安宮，定每年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生日爲年例祭典，因此保生大帝乃由早期賴家個人私有神明，演變爲海山莊內潭底、獠寮、三角埔、圳岸脚、彭厝、坡內、竹篙厝、風櫃店等莊民信仰中心，清末人多，設四股：第一股，潭底及圳岸脚（圳安）；第二股，獠仔寮、三角埔；第三股，風櫃店及竹篙厝；第四股，坡內坑及彭厝。每年由各股輪流設正副爐主來主持。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濟安宮東遷建新廟後，山子脚亦編爲第五股。

濟安宮自乾隆五十三年創建以來，以及歷代重修時設有董事之事，而此董事都由提倡建廟之莊內有勢力、財力之大業戶張必榮及賴永和子孫

擔任，他們爲擁有莊內開拓實權之業戶，亦握有宗教領導權，一如其以業戶的身份而領導佃農的信徒（註二）。

彭厝里與柑園地區原爲客人所關，故最初他們極可能以新莊三山國王廟爲其信仰中心，蓋該廟爲盆地內唯一最大的客人之廟宇，三山國王爺之建立，可說明附近有許多客人，後隨著械鬥，客人逃去，廟宇亦冷落。

二、擺接區

本區爲新店溪與大漢溪環繞而成，約包括今之板橋、中和、永和、土城。在地理位置上，自成一個區域，漳人占絕大多數。

(一) 中和

中和在本區中最早開關，漢人進入以前此地是一片樟樹林（註三）。擺接地區最大的業戶是漳人林成祖，在林成祖遷入前，本區已有零星的開墾，但以枋寮（即今中和街）爲中心。林成祖於乾隆初年來墾亦以枋寮爲中心。在中和地區最

早建立的寺廟，是中原村的霹靂宮，主祀雷神爺，該廟有謂建於康熙，有謂成於乾隆。初祀主神金人尊公，相傳當時地方夜間每有怪物出現，鄉人甚懼。某夜有人夢主神金人尊公曰：「我之兄弟有五雷元帥，現居芝蘭一堡八芝蘭，祀之，則怪物不出。」後鄉人往八芝蘭（今士林）迎來五雷元帥（註三）。自八芝蘭之五雷元帥入祀中和霹靂宮一事，可推測兩地漳人關係密切，士林地區與擺接地區爲早期漳人兩個主要居地。由於漳人居多數，乾隆年間在枋寮建廣濟宮，由漳州府廣濟宮分靈來臺，奉祀漳人保護神明開漳聖王。隨著土地的開發與水利的興築，該廟的祭祀圈大致爲永豐圳灌溉地區的漳人。由於此地爲漳人的分佈區，因此廣濟宮開漳聖王例祭農曆二月十五日，由各村落輪流主持（今中和積穗、瑞穗兩村不參加）。除廣濟宮外，乾隆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建福和宮，祀神農大帝，乃因該地初關，祈農神賜福，甚屬自然。

(二) 永和

永和地區開闢與中和同，只是永和地區爲泉州同安人所開闢，他們並不祭祀漳州人的開漳聖王，而是祭拜大龍峒保安宮的保生大帝。光緒五年（一八七九），由保安宮保生大帝分靈，建保福宮，成爲永和地區泉州同安人的信仰中心。

(三)板橋

板橋地區兩大業戶，一爲廖富椿，一爲林成祖。廖富椿於乾隆年間開闢板橋市街，街區外爲林成祖所闢。從乾隆二十九年林成祖所捐的新莊慈佑宮的香油錢（註二四），可推測近新莊的板橋以祭祀慈佑宮的媽祖爲主。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圓通寺後山的接雲寺因亂被毀，林國芳移於板橋街西北隅。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漳同械鬥，漳人敗績，林國芳由新莊慈佑宮分火，初寄祀於接雲寺，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林國芳子林維源等捐建，成爲板橋五里的信仰中心。接雲寺祀觀音佛祖，祭祀圈爲擺接十三莊，包括今板橋、中和、土城一部份。接雲寺亦從祀開漳聖王，因祭祀以漳人爲主。接雲寺每年七月十九日的

中元祭典，擺接地區的漳人，包括遠在新店對面的安坑漳人，皆備牲禮祭祀。

(四)安坑

安坑位在擺接區東部，亦爲漳人所闢。乾隆年間建太平宮祀開漳聖王，該宮位置險要，具有防衛功能，防止對岸泉人之進攻。二月十五日開漳聖王誕辰，每年由今新店塗潭里、下城里、公崙里、大茅埔、雙城里、柴埕里之林、張、廖、簡、陳、曾、王、賴、雜姓等九姓代表輪流主持。二城里有潤濟宮，對該廟之成因有所說明，乃「安坑內五莊，未成莊以前，屢受番害，咸謂不藉神力，不安居樂業，乃尊奉三官大帝。」，三官大帝成爲一城至五城等五莊的信仰中心。

(五)土城

除南邊頂埔、媽祖田外，宗教活動如板橋。頂埔、媽祖田以三邑人較多，屬於四股觀音之祭祀圈，與樹林街區及柑園等地三邑人合爲四股，祀奉盪舩龍山寺分靈的觀音佛祖。頂埔除三邑人外，亦有安溪人，恭奉自大陸攜來臺的清水祖師

，採用爐主制祭祀，神像置於爐主，農曆一月初六，全村安溪人參拜。

三、芝蘭區

本區爲淡水河、基隆河以北至大屯山的區域。約包括今之淡水、北投、士林、內湖等地。

(一)淡水

淡水在明代中葉，即有國人來此通商，後經西荷占領。明鄭亦屯兵于此，開闢此地的以泉人爲主，亦有一部份爲熟番。雖然開墾早，但因康熙乾隆時淡水河改道，船舶皆泊南岸八里坌。乾隆末期，港勢漸漸北移，加之可以與大陸直接通航，不需再經鹿耳門，因此促進其發展，人口漸漸增加。

此地最早的兩個廟宇是永吉里的上帝公廟和民安里的福佑宮（註二五）。福佑宮祭祀媽祖，並且濱臨淡水港，由於淡水港的發展，移民漸多，由於媽祖是海上的保護神，因此信仰人群沒有明顯的區分，該廟成爲當地最大的信仰中心。泉人

占淡水的人數較多，但泉人又可分爲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三邑人也奉祀艋舺龍山寺的觀音佛祖，及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在郊商黃龍安等人倡議下，在淡水創建龍山寺，成爲三邑人在淡水的信仰中心。安溪人供奉的神明分爲兩派，一派供奉清水祖師，一派供奉保儀尊王。據云淡水清水祖師初奉來臺時，同船的有同安人，這批同安人後來開墾今蘆洲地區，因此蘆洲地區湧蓮寺九月十九日佛祖成佛的祭典亦奉迎淡水清水祖師，而淡水祖師廟亦從祀同安人之地方守護神保生大帝，因此該廟爲淡水分安人之信仰中心，亦有一部份同安人信奉。安溪人中除信奉清水祖師外，張姓派下的人則祭祀保儀尊王。在臺北盆地內安溪張姓分爲兩大部份，一在淡水，一在木柵。保儀尊王在兩地九個區域輪流供奉，淡水兩年，木柵七年（註二六）。亦即九個區域，每個區域九年輪值一次，淡水有兩個區域，輪值兩年。此兩區：一爲興仁、義山、忠山、崁頂，俗稱橄欖樹脚張姓弟子值年；二爲淡水街內及竿蓁、坪頂

里，俗稱小坪頂張姓弟子值年。顯然，從張姓保儀尊王的祭祀，可窺見淡水安溪張姓與木柵安溪張姓間的密切關係。除上述的三邑人、安溪人外，淡水同安人及其北邊的三芝同安人，共分為九區，各區九年輪流一次祭拜同安人的地方保護神保生大帝、九區為1.埔頂區。2.後厝區（三芝鄉北勢村、淡水屯山里、賢孝里）。3.興仁區（淡水興仁、義山、崁頂、埤島、忠山等五里）。4.淡水街區（水碓、北投、鄧公、中興、長庚、清文、草東、協元、永吉、民安、新生、文化、油車、沙崙、竿寮等十五里）。5.忠寮區（淡水忠寮里）。6.水規頭區（淡水水源、光明里）。7.北新莊區（三芝鄉北新莊）。8.草埔尾區（淡水之中和、蕃薯里）。9.土地公埔區（三芝鄉埔尾里）。每年三月十六日迎駕保生大帝至本區，翌年三月十五日送駕他區，該日供奉全豬，經由這種輪流供奉祭祀的方式，把淡水、三芝的同安人聯結成一個緊密的地緣組織。

晉德宮建於道光年間，奉祀黃府三將軍，泉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州黃姓移民都以黃將軍為其祖先而建廟供奉，故晉德宮兼具地緣與血緣的性質，祭祀者以泉州晉江黃姓為主。

鄧山寺，建於道光三年（一八二三），祭祀定光古佛，為汀州人會館，祭祀的人限於汀州人，這是地緣性質的寺廟。

(一)北投

北投地區淡水、八里等地因位在淡水河下游，開闢較早。明永曆年間，舉人王錫祺來淡北開墾噶里岸，招漳、泉流民，建慈生宮，以為教戒之所。康熙五十一、五十二年間（一七一二—一七二三），鷄籠通事賴科開墾北投，並建關渡靈山宮，即今關渡媽祖廟，兩廟的建立皆由業戶創建，而成為地方的信仰中心（註二七）。

(二)士林

士林地區，相傳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漳州人鄭姓來闢建雙溪圳。移民中漳州人比泉州同安人為多。漳人主要在淡水河以北地區，同安人主要在淡水河環繞成的沙洲地帶。

士林最早的廟宇爲士林新街北方的神農宮，祀土地公。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建芝山岩惠濟宮，供奉漳人守護神開漳聖王，該廟位於芝山之絕頂，形勢險要，成爲士林漳州人之信仰中心。由於該地距離街市較遠，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業戶何錦堂獻地捐建，在士林新街建「慈誠宮」，供奉媽祖，成爲士林漳人信仰中心。中元祭典士林地區分成四區，各區每四年輪值一次。此四區爲1.草山、公館地、永福、雙溪、菁巒、坪頂、七股、福德洋（洲尾頭、山子脚）。2.石角、下東勢、滄雅、三角埔（除玉潮坑外）。3.士林新街、福德洋（洲尾頭、山子脚除外）、林子口。4.北投石牌、頂北投、噶里岸、三角埔（玉潮坑）。經由中元節祭典，把各地神明的小祭祀圈聯結起來，加強士林及其附近漳人之地緣意識。至於同安人則祭祀關渡媽祖、社子媽祖、溪洲底媽祖、中洲埔媽祖、社子保生大帝，但是這些小聚落之神明祭祀，藉著七月中元祭典，士林社子、溪洲底、中洲埔之同安人，皆參加大龍峒保

安宮之祭典，強化了同安人的地緣意識。（註二八）

（四）內湖

內湖地區開闢極早，雍正年間粵人廖簡岳等首先進入墾耕。乾隆年間漳人驅逐粵人，人口漸增。內河西半部有何士蘭開闢，東半部有林成祖開闢（註二九）。由於漳人人數最多，嘉慶年間創碧山岩廟祀開漳聖王。碧山岩選擇山嶺之絕頂，具有防衛功能，蓋嘉慶年間漳泉械鬥，爲防泉人來攻，乃建該廟，成爲漳人的信仰中心。

四、大加臘區

本區的範圍爲新店溪，淡水河、基隆河圍繞的臺北平原，約包括艋舺、大龍峒、大稻埕等區。

（一）艋舺

艋舺是繼新莊興起的街市，是臺北市最古老的市街。其原始市街（或原始核心）在紗帽厝番社之故址大溪口（今貴陽街二段與環河南街二段

交接處)。由於港口之利與腹地的開發，街市逐漸發展。舊街、媽祖宮（新興宮）（即今西園路一段）及歡慈寺首先發達，接著是頂新街、厦新街、直街仔（直興街）、水仙宮口、土治前街、土治後街、新店頭等街市的勃興（註三〇）。由於艋舺是泉人開闢的，而從事商業活動的亦以泉人爲主。三邑人（晉江、惠安、南安縣人），居在濱淡水河地區，安溪人在三邑人外側，同安人居八甲莊、加蚋莊一帶，三邑人的勢力最大。乾隆五年（一七四〇），三邑人建立龍山寺，祭祀觀音佛祖，乃因觀音佛祖在該地最早有靈驗，並且觀音佛祖爲泉人所祭祀的高級神明，因此該寺遂成爲艋舺三邑人信仰中心。安溪人於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建清水祖師廟，由泉州安溪縣湖內鄉清水巖分派。祖師廟的建立是由三堡的安溪人共同建立的。一堡出資五股，三堡計十五股。安溪人的分佈範圍相當廣，從大安、古亭經公館、景美、木柵、新店、深坑、石碇、三峽。祖師廟建立後，成爲艋舺地區的安溪人信仰中心。每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年的中元節，安溪人分三堡主持祭典。因此艋舺清水祖可說是臺北盆地內地位最高的祖師廟。

青山宮是惠安漁人在咸豐初年奉來艋舺，時艋舺瘟疫，來祈禱者皆有「靈驗」，乃於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十月由惠安人捐資，因此青山宮成爲以惠安人爲主的信仰中心。

晉德宮祀助順將軍，祭祀者主要爲三邑黃姓，所以此廟爲黃姓的寺廟。在臺北盆地，除艋舺外，祀助順將軍有關渡、淡水，其信仰者，主要以晉江黃姓爲主，助順將軍爲黃姓的保護神。

新興宮，祀天上聖母，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由郊商捐建，以郊商須泛海經商，故特別崇祀海神天上聖母，其主祀以三邑人爲主。

除三邑人、安溪人外，在八甲莊居有同安人，崇祀霞海城隍。該地居民大都來自同安縣下店鄉海邊厝霞海城隍，爲該地五鄉莊莊民共同之鎮守神。初由陳金絨氏奉於八甲莊，假店舖爲祠廟（註三一）。另有媽祖之祭祀，嘉慶年間由同安商人自大陸迎來。兩神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的

械鬥後，皆護送至大稻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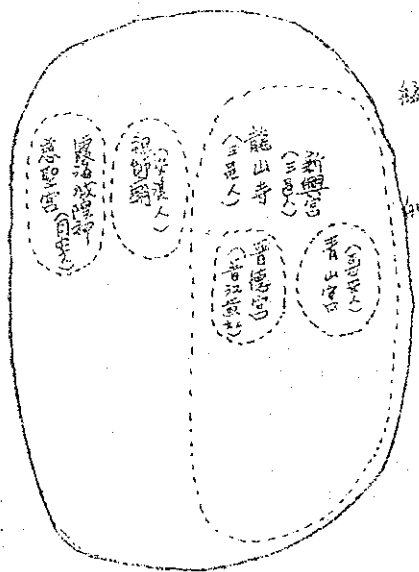
艋舺地區由於是個港埠區，與大陸的往來頻繁，因此居民篤信王爺。根據民國四十年之調查艋舺地區的寺廟，大小計有二十八間，其中三分之一為瘟神信仰，亦即王爺信仰（瘟三三）。而這些王爺大都隨船攜帶來臺，後來由於「靈驗」，而漸由私家而公開讓人祭祀。

艋舺在嘉道咸時為最大商埠，然而土地公之祭祀，說明艋舺的發展過程中，土地剛開發，聚落形成，居民建土地公廟祈福，而在其由以農業聚落轉為港市時，也從受到商人之贊助，如貴陽街與西昌街路口的福德宮，由居住該地之郊商捐建，祈求商業的發達，香火很盛。

從上述的資料，大略可畫出咸豐三年以前艋舺地區的祭祀圈如下圖：

(二)大龍峒

大龍峒地區原為番社巴琅泵社所在地。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陳賴章的墾照中，大龍峒為其北界。乾隆五年（一七四〇）重修的「臺灣



府志」坊里所載的淡水堡二十五莊中，尙未有大浪泵莊，可知當時漢人尙少。至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余文儀續修的「臺灣府志」坊里中淡水廳管下一百三十二莊中已有大浪泵莊，可見漢人人數增加。漢人當中以同安人最多。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劍潭古寺設立，成為居民信仰中心。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大浪泵的同安人

捐建「保安宮」於今址，主祀保生大帝。保安宮竣工後，大浪泵日漸繁榮，同安人的來往亦漸次增加，不久，由地方紳鄭、高、陳、王四姓發起，在保安宮西側（現在保安里、龍峒里之一部）興建店舖兩排，出售於居民營商。每排二十二幢，兩排共四十四幢，並設隘門兩座，靠近保安宮之隘門曰「小邑絃歌」；而靠街尾之隘門曰「大隆同」。俗稱「大龍峒四十四坎」，即指此兩排的店舖四十四幢。據說當時出資一萬元者有九人，一千元者有二十七人，故有「九萬二七千」之稱，由此「四十四坎」之興建，大浪泵始有街肆之出現，以後以此街肆為中心，商業漸趨發達。而此大龍峒街肆的建立，是盆地內同安人地區最早成立的街肆，大龍峒的保安宮的祭拜，也成為盆地內同安人信仰的中心（註三三）。

保安宮經由保生大帝誕辰以及中元節之祭典，把盆地內的同安人連結成一個緊密的地緣組織。保生大帝誕辰為農曆三月十五日，由同安人各姓釀金演戲慶祝，謂之姓字戲。自三月五日起至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三月二十八日，以張姓為始，吳姓殿後，次第輪流。茲將昔日各姓演戲次第（註三四），詳列于後：

日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初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期	五	七	八	九	十	一	二	四	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獻	張	陳	黃	蔡	杜	衆	莊	王	周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戲	張	陳	黃	蔡	杜	衆	莊	王	周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姓	張	陳	黃	蔡	杜	衆	莊	王	周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氏	張	陳	黃	蔡	杜	衆	莊	王	周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林

十	八	李	姓
十	九	楊	姓
二	十	葉	姓
二	十	許	姓
二	十	吳	姓

其時大龍峒諸姓中張姓勢力最雄厚，故居首；其次為陳姓；吳姓以其為保生大帝之裔孫，故殿後致謝。

有關中元祭典，於下節再述敘。

(三)大稻埕

清代大稻埕發展史上兩件大事，一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頂下郊拼，一為淡水開港。頂下郊拼，使大稻埕人口增加，漸漸由農業聚落，變成商人為主的聚落，淡水開港後，由於茶葉貿易而急速發展。

咸豐三年後逃到大稻埕的同安人，重建其信

仰中心，經陳金絨、陳建成等募捐，建成霞海城隍廟。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大稻埕商人領袖林佑藻倡導，在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建立慈聖宮，祀天上聖母（註三五）。霞海城隍廟是大稻埕同安人之祖籍神明的寺廟，慈聖宮所祀天上聖母屬海神，商人信仰較多。然而兩廟皆充滿濃厚之地緣色彩，而預下郊拼中，為護送霞海城隍而犧牲的三十八人，後來也祀於城隍廟中，每年十一月一日祭拜（註三六）。因此祭祀霞海城隍時，自然會令當地同安人想起以前械鬥之事，無形中加深居民的地緣意識。

此外，盆地地區同安人於嘉道後，都參加大龍峒保安宮之中元普渡。大龍峒保安宮成為聯絡同安人感情之中心，而同安人也經由中元普渡，而加強地緣意識與團結。

咸豐十年（一八六〇）淡水開港，大稻埕急速發展，成為大港市外地，商人人數加多，由於商人信仰關帝聖君，而該地無關帝廟，乃改霞海城隍之祭期為關帝誕生日期五月十三日（註三七）

，這是地緣意識轉變之先聲。

由於商業之興起，社會漸富裕，對文化也漸加重視。光緒七年（一八一）黃玉階、黃建勳等發起建普願社，祀倉頡先師、孚佑帝君，社員相集宣講及舉行祭典（註三八），這是大稻埕文人神明祭祀之始。大稻埕社會之蛻變，於此亦可窺見。

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安溪茶商自福建安溪供奉張法主公聖君於大稻埕商舖祭祀，由於此神有「靈驗」，新興街茶商建廟祀之，而成爲茶商之保護神。

光緒年間大稻埕商業的發展，在同安人大龍峒保安宮中元普渡中，主會、主普、主壇、主法四大柱皆由大稻埕商人擔任。

五、文山區

文山地區的範圍爲公館至山之區，約爲今天之景美、新店、木柵、深坑。

北區由於位在盆地之邊緣，開發較難亦較遲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雖然乾隆四十年代灌溉臺北平原的瑠公圳，經由本區，但當時本區雖爲水圳所經，但由於番害，開發較遲。本區的開拓者，主要以安溪人爲主，然而安溪人的地方神明以清水祖師爲主，文山地區却以保儀大夫祭祀爲主。清水祖師視爲山神與醫神，保儀大夫則爲山神與驅蟲害神（註三九）。

保儀尊王又稱庇公，爲唐代安史之亂與張巡同守睢陽殉國之許遠成神封號，專司驅逐禾苗害蟲之責。黃巢倡亂，河南光州一帶高、張、林三姓遷往福建，安抵安溪，乃於安溪太平鄉建集應廟祀之，至宋代封許遠爲保儀尊王，張巡爲保儀大夫，惟兩人封號有互易之說。

乾隆初年，高、張、林三姓後裔自閩遷臺，開墾北部，時值蝗災，賴神保佑，三姓乃奉之爲守護神。後三姓分立，高姓取紅公（即許遠神像），林姓取紅媽（即許遠夫人林氏），張姓取香爐。三姓中高姓取紅公，說明其勢力最大。這批安溪人他們最初由今臺北古亭、大安一帶往景美

、木柵、深坑、新店開墾。景美集應廟最初建於臺北市大安區六張犁附近的紅公山（今公車六張犁站附近），該廟在該地原有七千坪之香祀田，後四千坪征爲軍用，仍有三千坪。景美的集應廟充滿濃厚的地緣與血緣色彩，該廟的祭祀由高姓房派輪流主持，而高姓在當地人數亦最多。至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調查，高姓仍占景美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居第一位（註四〇）。而該廟的經費主要來自高姓，一直到民國十五年修建時，高姓與非高姓之比率如下：

項目	高姓	非高姓	總計
人數	七人	四人	十二人
(百分比)	五八%	五%	
費用	一九七元	五元	一九七元
(百分比)	九七%	三%	

資料來源：根據景美集應廟民國十五年碑文統計。

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修建時，捐獻之性別與費用比率如下：

項目	高姓	非高姓	總計
人數	十二人	三人	十五人
(百分比)	八〇%	二〇%	
費用	一〇〇, 400元	9, 800元	一一〇, 200元
(百分比)	九〇·四%	四·五%	

資料來源：根據景美集應廟民國四十九年碑文統計。

由上述之比率看來，高姓在集應廟保儀尊王之祭祀中居重要地位，因此具有濃厚的血緣色彩。

景美是文山區最先開發有成的地方，景美的集應廟也就成爲文山地區安溪人信仰的中心。雖然該廟具有血緣之色彩，但亦具地緣色彩，加以保儀尊王能「驅逐蟲害」，在農業不發達的時代

，蟲害對稻禾之收成影響甚大，因此保儀尊王之信徒遍及文山區安溪人聚落，每年農曆四月十五日，保儀尊王由景美巡駐新店、石碇、深坑，並經由擺接堡路（註四一）及海山堡之三峽、鶯歌、樹林等安溪人之村莊，於十月十五日返景美，供全景美祭祀。由於該廟具有高姓宗廟之色彩，故除十月十五日供全景美祭拜外，一月十五日僅限高姓族人祭祀。

林姓在景美亦設有林姓集應廟，張姓在木柵亦有集應廟之設。由於木柵開發較晚，張姓集應廟遲至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始落成。由於木柵張姓與淡水張姓之安溪人關係密切，並由同一地移來，故木柵集應廟由兩地張姓共祀。據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資料，張姓在木柵占百分之二十四，居第一位（註四二），占淡水鎮人口百分之八點五，居第二位（註四三）。雙方議定：保儀尊王誕辰祭典，七年在木柵由木柵張姓各房輪流主持，二年在淡水由淡水張姓主持。另外每年雙月十六日各房分備牲禮敬獻。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木柵除集應廟祭祀保儀尊王外，在木柵內湖樟脚（下內湖）亦於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建立忠順廟，祀保儀大夫。在建廟前數十年以民房為廟。保儀大夫亦為保護農作驅逐蟲害之神，尤以驅逐蟲害最為「靈驗」。茶葉貿易興起後，包種茶須要加花拌和，盆地內廓區成為供花區，而花亦有蟲害，亦請保儀大夫巡境。農曆四月十日為保儀大夫之生日，主要祭祀圈為木柵、樟脚里、樟心里、順興里，而各地恭請神像祭祀甚多。

此外，汐止，清末亦建有忠順廟，亦祀保儀尊王。深坑，日據時期建集順廟，祀保儀尊王。石碇，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在石碇村建集順廟，為石碇之祭祀中心，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在中民村建集慶宮，祀保儀尊王。坪林，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在石磧村建保儀尊王宮，祀奉保儀尊王。

以上所述各地的祭祀圈，主要是祖籍神明的誕辰祭典活動範圍。它所連結的人群較少，常限

於一小地方。

叁、分類械鬥與祖籍別地緣意識之強化

分類械鬥是地緣意識尖銳表現的結果。分類械鬥不獨發生於臺灣，而在十八、十九世紀，華南地區異姓和異鄉的械鬥同樣非常普遍，尤以潮州、漳州、泉州為甚（註四四）。其中「泉民之鬥以鄉門、漳民之鬥則姓門。以鄉門者，如兩鄉相鬥，地畫東西，近于東者助東，近于西者助西，其牽引嘗至數十鄉。以姓鬥者，如兩姓相鬥，遠鄉之同姓者必受累，受累者亦各自為鬥，其牽引亦能至數十鄉」（註四五）。由於「內地之民，聚族而居，彼此相仇，牽於私鬥，無敢倡為亂異者，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衆輒不數十萬計」（註四六）。顯然福建、廣東的械鬥，以大姓、大族為首（註四七）。而大姓大族的社會，是經長久時間才能繁衍成。臺灣是個移墾社會，由於清

初的治臺政策實施海禁（註四八）。大族大姓不能整個遷移，來臺者，乃依其環境條件之不同，而採取不同層次的標準來做為認同的基礎。其中以祖籍或方言為移民認同的最為常見。祖籍方言的認同，經由保護神祭祀而強化。

臺灣漢人的分類械鬥，在清代兩百一十年（康熙二十三年～光緒二十年）間，規模較大的有二十八次（見表1）。

表1 清代臺灣械鬥次數表

年	數	次數	發生頻數計	發生率
康熙二八年	一	一	一	〇、二六
雍正一二年	一	一	一	〇、八三
乾隆六〇年	四	四	四	〇、六七
嘉慶二五年	六	六	六	二、四
道光三一年	八	八	八	二、五八

成豐十一年	五	四、五五
同治十三年	二	一、五四
光緒二〇年	〇	〇
總計二百一十年	二八	

資料來源：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人口篇，頁一二九—一三三，「清代臺灣動亂年表」統計成。

若將上表械鬥十年發生的頻率製成曲線圖，其演變大勢如圖1：

很明顯的，臺灣社會在嘉慶（一七九六—一八一九）年間社會漸呈不安，至道光年代（一八二〇—一八六一）為最亂時期。

就臺北盆地而言，分類械鬥事件起於乾隆中期，但規模不大，僅限於小地方，及至咸豐年間已變成大規模的械鬥。茲將大小械鬥列於下（表

2）：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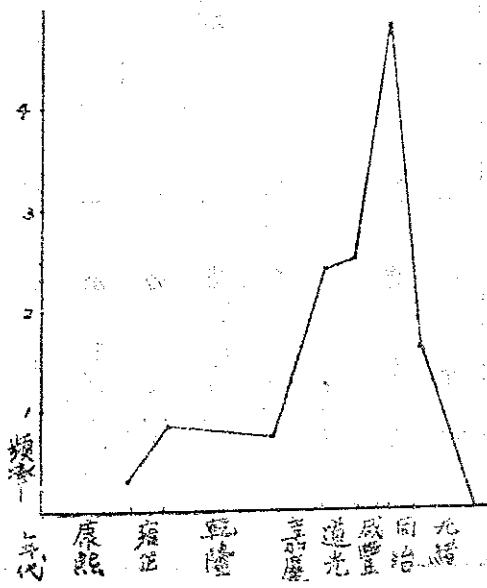


圖1 清代械鬥頻率表

表2 清代臺北盆地分類械鬪表

時 間	地 點	人 群	資 料 來 源
乾隆中後期（一七六五） 一七九五	樹林柑園、劉厝埔	閩 粵	①頁五六
	樹林樟樹窟	漳 泉	①頁五六
	樹林東園里	閩 粵	②頁二A
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	鶯歌阿四坑、阿南坑	閩 粵	②頁三A
	臺灣北部	漳 泉 粵	③頁一
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	八里、新莊	閩 粵	④頁一三
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	新莊	閩 粵	⑤頁七五
道光二四年（一八四四）	淡水	漳 泉	⑥頁三六六
咸豐元年（一八五一）	士林	漳 泉	④頁一三
咸豐三年（一八五三）	艋舺（八甲）、新莊最烈	漳 泉 四縣	⑥頁三六六
咸豐九年（一八六一）	板橋、中和、士林最烈	漳 同	⑥頁三六六

資料來源：①王世慶，海山史話（上）。

②臺北縣志卷五開關志。

③李雲雷，「鄭成功祭祀記」。

④伊能嘉矩，大日本地名辭書續編，第三臺灣。

⑤李添春，「臺北地區之開拓與寺廟」。

⑥陳培桂，淡水廳志。

從上述資料觀察，道光二十一年以前械鬥的人群以閩粵為主，道光二十一年以後以漳泉爲主，迨至咸豐三年泉州人亦發生三邑人與同安人的械鬥（即漳泉四縣械鬥，又稱頂下郊拼）。移民群體認同的標準，初爲省籍，漸縮爲府、縣。閩粵不同省籍的械鬥，粵人的勢力退出盆地，粵人的信仰中心——新莊廣福宮（即奉祀粵人保護神的三山國王廟）因而冷落無人祭祀。粵人勢力退出後，盆地幾乎成爲閩人的天下，而閩人間漳、泉的關係自道光二十年前後趨向緊張，發生械鬥，迨至咸豐年間的大決鬥，波及的地區相當廣，對

於臺北盆地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因此，此事值得深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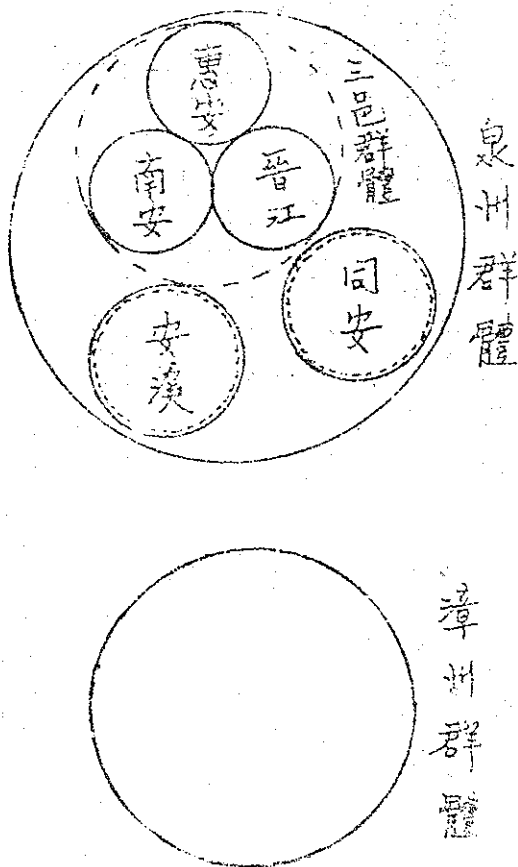
咸豐年間的分類械鬥，規模之大是臺北盆地內所僅見的，且分類械鬥的性質有其特異處，不同往昔。過去閩粵、漳泉之鬥，而咸豐三年有泉州之三邑人（即頂郊人，包括晉江、惠安、南安三縣人）與同安人（即下郊人）的「頂下郊拼」。所謂分類是社會群體分類，咸豐年間盆地內之社會群體以地緣群體、方言群體、以及宗族群體爲主。地緣群體是以祖籍來劃分的，以府爲單位可分爲泉州府、漳州府、潮州府、嘉應府、惠州府。其中潮、嘉、惠三府，均爲客家人，故盆地內以府分類，則有三大群體。而泉州府人數較多，又以縣分，分爲惠安、晉江、南安、安溪、同安。方言群體，可分爲三邑群體（又稱頂下郊群體，包括泉州府的惠安、晉江、南安三縣）、安溪群體、同安群體（又稱下郊群體）、漳州群體、客家群體（潮、嘉、惠三府皆講客家話）（註四九）。宗族群體，爲數代繁衍的結果。臺北盆

地開發較遲，早期宗族群體不甚明顯，後期則有同族遷入者，宗族群體形成（註五〇），然宗族群體必依附在地緣群體下才得發展，雖有宗族群體

間的糾紛，規模不大，甚少重大死傷（註五一）。

至於地緣群體與方言群體，有些重疊，其關係可用圖2表示。

圖2 清代臺北盆地地緣與方言羣體關係圖



說明：1.虛線表示方言群體。
2.實線為以府縣為主的地緣群體。

有上述認識後，再來探討咸豐年間大規模的械鬥。首先根據各種說法描述咸豐三年（一八五

三）與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分類械鬥的本末，其次再檢討其所反映的意義。

咸豐三年漳泉四縣分類械鬥，其起因可能是因會黨在三角湧作亂（註五二），使得漳泉人引起騷動，爲了小事即動干戈。在械鬥中，交戰最慘烈的是新莊與艋舺兩地。而艋舺的「頂下郊拼」（惠安、南安、晉江等三縣與同安縣籍之械類），據說是受到新莊漳泉械鬥的影響而來。

有關新莊漳泉分類械鬥的原因，據說是其起因如下：

「某天新莊舉行迎神賽會，商人提高物價。有一泉人爲買豬肉敬奉，乃赴漳人所開肉舖購買，該漳人知買方爲泉屬，不獨提高價格，並且短缺斤兩，泉人不甘心，乃與之理論，雙方破口大罵，泉人罵漳人爲「漳豬」。漳人遂揮舖中全員，向之毒打，恰逢圍觀泉人揮拳相助，將漳人打得落花流水。此事一經傳佈，雙方（漳泉人）懷恨於心。數月之後，復逢新莊有祈禱平安祭典，該漳人乃預備一班流氓，故意生端，開槍擊斃泉人所飼豬豚，並高聲叫「打死全豬」（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全與泉同音）。械鬥由此而起，雙方主腦各調動人馬，泉州的三邑人錢多體弱（大部是商人），乃聘請泉州同安人護衛。漳人乃設法重金賄通同安人以爲內應，並許其攻入泉州區域後，任其搬取財物。同安人貪其厚帛，允爲內應。一日深夜，同安人將隘門打開迎漳人，據聞該日全家覆滅者，有五十六家。」（註五三）

在漳泉不斷的械鬥中，下郊的同安人，採取附漳的立場（註五四）。同安人與漳人的合作，自然引起艋舺三邑人不滿。艋舺三邑人大半由新莊遷入，並與艋舺八甲的同安人有瓜葛（註五五）。因此，新莊械鬥傳來後，艋舺爆發另一次大血鬥。

艋舺咸豐三年的這次大械鬥又稱爲「頂下郊拼」。在械鬥事件未發生前，艋舺的情勢亦已緊張。漳人曾與艋舺當地人發生衝突，其經過如下：

「某年艋舺龍山寺於農曆七月十三日舉

行普渡祭典，各幫會競相宰豬屠羊。盛排宴席致祭。漳人來看熱鬧，其中有年青者數人，看見致祭的豬羊，竟說『全豬全羊』一語，全與泉同音，在場泉人以為漳人故意侮辱，其中好惹事者，大叫：『將（將與漳兩字，閩南語發音同）羊排過來，將豬排過去！』漳人一聽此語，認為泉人故意反唇相譏，因而引起口角，繼而動武。」（註五六）

除漳人與三邑人發生衝突外，艋舺同安人亦與之不和。同安人人數少，偏居八甲，常受三邑人之欺侮，又無碼頭之利，乃欲奪取三邑人之地盤（註五七）。由於漳人居於艋舺郊區不易攻入艋舺，乃與同安人合作。當新莊械鬥傳來後，艋舺三邑人與同安人的關係益趨緊張。同安人在其領袖林佑藻領導下計畫攻擊三邑人。就地理形勢而言，同安人散居大稻埕、八甲（艋舺老松國小附近）、加蚋仔（臺北東園）、港仔嘴（板橋港仔嘴）（註五八），對艋舺三邑人形成一種包圍的狀態。然林氏的計畫為三邑人偵知，乃先發制人，

引起戰事。安溪人領袖白其祥，從中調停無效（註五九）。最後三邑人燒燬安溪人祖師廟，向安溪人借路，殺進艋舺地區同安人大本營——八甲庄，同安人見大勢已去乃逃（註六〇）。一部份逃至大稻埕同安人區，一部份往臺北盆地同安人的大本營——大龍峒。抵大龍峒的擬以保安宮為中心，興建攢寶形之住居，因遭霖雨，致使唇壁坍塌，無法重建。因此除部份居大稻埕外，餘多遷往大稻埕（註六一）。

以上是咸豐三年分類械鬥的本末。咸豐三年以後，盆地內發生漳泉火拼的大場面，有謂發生於咸豐六年、九年（註六二），有謂咸豐九年、十年（註六三），「淡水廳志」則謂發生於咸豐九年（註六四）。這種種記載，說明械鬥斷續進行，未嘗停止，而咸豐九年規模屬最大。關於起因，最流行的說法，謂漳人領袖林國芳勢大，個人的土地多是併吞別人者。因此引起泉人對漳人的不滿（註六五）。除此之外，尚有他種說法，多與土地的糾紛有關。

關於這次械鬥的領導人物，泉人爲黃龍安，漳人爲板橋林國芳、士林潘永清（註六六）。黃龍安爲三邑晉江人，居淡水，艋舺發生械鬥時，泉人勢力不敵漳方，艋舺頭人往淡水請其出援，黃氏乃招募義勇，由滬尾進攻，漳人聞風披靡，艋舺三邑人恐漳人圖報復，懇請黃氏移住艋舺，繼續經營德春船郊（註六七）。至於漳人領袖林國芳，其先原居新莊，嘉慶年間因械鬥遷大溪，道光

表3 咸豐九年（一八五九）臺北盆地械鬥表

械鬥地點	械鬥事蹟	備註
艋舺	漳人數次進攻，曾至草店尾、祖師廟、媽祖廟、及龍山寺附近，後又爲泉人所敗。	①頁七三
加蚋仔	漳人燒該地同安人村庄。	②頁三六六
大龍峒	士林漳人攻打大龍峒同安人信仰中心——保安宮。	
士林	社仔與北投同安人合攻士林漳人，漳人避難芝山巖開漳聖王廟，整個士林街被燬。	③頁六八 ④頁六
板橋街	械鬥死亡人士奉祀於板橋接雲寺。	親自調查

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漳泉分類械鬥，板橋漳人林成祖後代林步蟾爲強化其陣容，迎大溪林本源家族移任板橋。咸豐三年，林本源家族的林國芳招募兵勇，勢利漸大，成爲板橋漳人領袖（註六八）。另外潘成清者，居士林，爲士林漳人領袖。這次械鬥，戰火波及甚廣，茲列表於下（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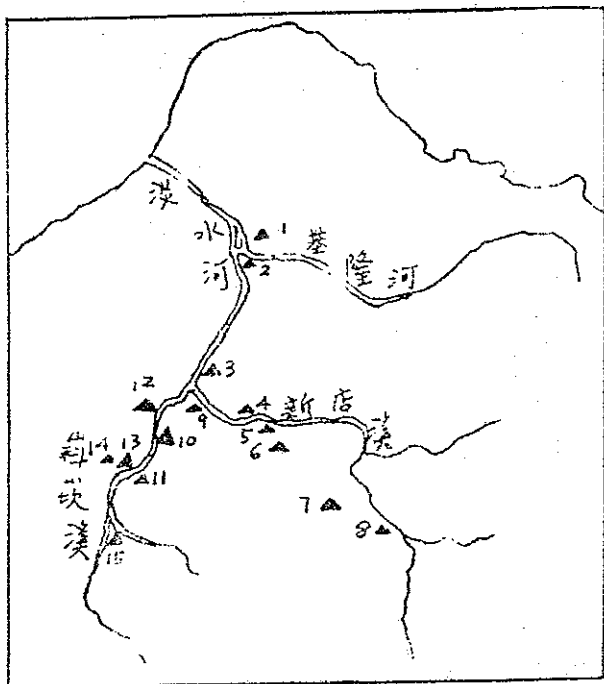
港仔翠	漳同械鬥，港仔翠被燬。	②頁三六六
土城	大安寮漳泉械鬥，祀死難者於大墓公。	親自調查
新莊	漳人敗同安人，同安人逃往大稻埕。	⑤頁二六
樹林	漳人燒燬泉人彭厝公館；漳人竹篙厝城砦，在艋舺泉人領袖黃龍安指揮下被攻陷。	二八
三角湧	漳泉相鬥。	⑥頁六
枋寮街	漳同械鬥，街火。	②頁三六六
接雲寺	今中和圓通寺後原有接雲寺，因械鬥被燬。	③頁七七
瓦窰	漳同械鬥，該庄被燬。	②頁三六六
安坑	新店大坪林泉人攻安坑漳人，安坑太平宮開漳聖王像被奪，該廟亦被焚。	

資料來源：

- ①王雲峯，「木椅嚇退漳州軍」，臺北文物二卷一期。
- ②陳培桂，淡水廳志。
- ③林衡道，「臺北近郊史蹟調查」，臺北文獻第四期。
- ④「艋舺耆老座談會」，臺北文物二卷一期。
- ⑤王世慶，「海山史話（上）」，臺北文獻直字第三七期。
- ⑥三峽庄誌，三峽庄役場刊行，日昭和九年（一九三四）。

茲將械鬥地點用簡圖（見圖3）表示，以期深一層瞭解。

圖3 咸豐九年（一八五一）臺北盆地械鬥圖



資料來源：根據表三 繪製

說明：▲點為械鬥地點

- | | | |
|---------|----------|--------|
| 1 士林 | 2 大龍峒 | 3 艋舺 |
| 4 加納仔 | 5 瓦窰 | 6 枋寮街 |
| 7 接雲寺 | 8 安坑 | 9 港仔翠 |
| 10 板橋街 | 11 土城 | 12 新莊 |
| 13 樹林彭厝 | 14 樹林竹篙厝 | 15 三角湧 |

從圖中顯示交戰的地點，大都在淡水河、大嵙崁溪、新店溪兩岸的漳泉雜居或交界區，其規

模之大是盆地發展史上僅見的。

咸豐年間分類械鬥的頻繁，反映嘉道以來臺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灣經濟的惡化所產生的社會衝突。社會衝突之加劇，增強各祖籍別地緣群體的內聚力，大範圍之祭祀圈也逐漸形成，其中中元節之祭祀圈是日據前臺北盆地不同籍別最大的整合組織。

肆、臺北盆地中元節大祭祀圈

臺北盆地早期的祭祀圈以籍別相同的人羣為範圍。嘉道咸年間，經濟之惡化，造成社會內部的衝突。械鬥使得籍別之分類愈顯，同一籍別之認同感強化，大祭祀圈也漸形成，社會之衝突規模也愈大。

臺北盆地移民，道光以後，以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漳州人四大人羣為主，原先的粵人已因械鬥大半逃往中壢。上節所述的祭祀圈主要是主神的誕辰祭祀範圍，祭祀範圍較小，而中元節普渡祭典，則將各地的祭祀圈連結成爲一大祭祀圈。四大人羣的中元普渡祭祀圈，是研究臺北地區漢人社會結構最應注意的。

中元節在中國他地常只限於七月十五日，但

在臺灣則綿亙一月之久，從七月一日鬼門開至七月三十日鬼門閉，一月內日日皆可行盂蘭盆會。臺灣之特重中元節，除畏鬼外，可能有弔念開墾時同籍亡故的伙伴與分類械鬥時爲同籍而犧牲之人，「拜好兄弟」，含有濃厚的地緣色彩。對於其盛況馬偕傳教士曾有一段描述：

「我所見過的最盛大的祭典是『中元祭典』。中國人要在七月半祭祀一切亡魂，這種風俗流行於臺灣北部的城市和鄉下。其辦法是在廣場上用竹桿造成尖塔，其底直徑約一公尺半至三公尺，高往往達十五至十八公尺。在這些尖塔的四周，從底到頂一排排地繫着許多食物，有鷄、鴨、豬肉、魚、餅、香蕉等等，到處掛着成百的大花爆。有一次我在艋舺看見過這種尖塔五十個。那是一個可怕的光景。天黑之後，快要召鬼時，尖塔上點着臘燭。道士們立在臺上拍手，打一面對大銅鑼，把所有的亡魂都來吃陳列的食物。他們留出相當的時間，以便亡魂「從黑暗及

陰間」來儘量享受祭品的精華。同時也有無數可憐的活人——飢餓的乞丐、無賴，從鄉下的小市鎮，大城的貧民窟，擠滿了廣場。亡魂吃完了精華，剩餘之物則由他們享用。但是時間似乎很長，亡魂們終於似乎吃飽了，道士們又打起銅鑼來。鑼聲一響，大家就拼命衝向那尖塔，爭取食物。此時又爆竹爆炸之聲四起，場面極為混亂。搶到東西的，急忙從人羣中飛奔回家。」（註六九）

連結各地祭祀圈的中元祭典，都在盆地內各移民祖籍保護神最大的廟宇舉行，而這些廟宇多在大街市。茲將各籍移民最大的祖籍保護神廟宇之中元節祭祀圈，分述於後，以觀其地緣結構。

同安人最大的中元祭典在大龍峒保安宮舉行，除新莊以南，各地的同安人皆趕來參加七月十一、十二日的祭典。祭典分由三堡輪流主持，一堡包括大龍峒、牛埔庄、西新庄仔、下埤頭、社仔、大直、北勢湖、山仔脚、北投、噶哩岸、嘎嘍嘍、關渡、滬尾、鷄柔山、山頂頭、小基

隆之同安居民，約從大龍峒至淡水、三芝鄉；二堡則為淡水河以南的新莊、二重埔、三重埔、蘆洲、更寮、五股、八里坌、洲仔頭、觀音山各區；三堡為大稻埕、加蚋仔、港仔嘴、溪洲。其中一堡再分成六甲（即小地區），一甲，大龍峒；二甲，牛埔庄；三甲，圓山至內湖；四甲，社仔；五甲，北投；六甲，淡水、小八里坌，因此一堡每甲十八年輪值一次。二堡再分為三甲，一甲為蘆洲、八里、中洲里；二甲，為三重埔、二重埔；三甲，為新莊、泰山（楓樹脚）、五股，因此二堡每甲九年輪值一次。三堡亦再分為三甲，一甲大稻埕；二甲，加蚋仔、崁頂；三甲，溪洲、港仔嘴，故三堡各甲亦九年輪值一次。二堡的大稻埕在開港後逐漸繁榮，在中元普渡祭典中地位漸重要，擔任四大柱（即主會、主壇、主醮、主普）為大稻埕的金萬成（殺豬的組成）、金同順（雜貨商組成）、金海利（郊行組成）、金同利（藥材商、米商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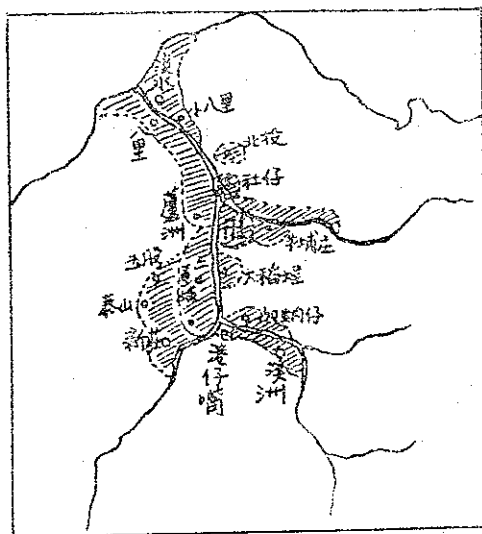
新莊以南樹林地區的同安人並不參加大龍峒

保安宮的祭典，換言之，他們的關係不密切。原因何在，令人不解。下列幾種原因，或許有關：(一)樹林同安人信奉樹林濟安宮保生大帝，但是該保生大帝神像並非同安人携帶來臺的；(二)濟安宮保生大帝成衆人信仰之神，是因三邑人提倡之故；(三)樹林地區同安、安溪、三邑、漳人以濟安宮

保生大帝爲信仰神明，超越地緣的界限，除同安人外，各籍仍維持其原有祖籍神明，因此同安人的地緣意識較弱，沒有參加大龍峒保安宮的中元祭典。

綜上所述，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節祭祀圈可用圖4表示。

圖4 大龍峒保安宮中元節祭祀圈圖



說明：虛線所圍成的區域代表中元節祭祀最小的單位「一甲」。

安溪人在盆地的地緣組織最爲緊密。安溪人最早在此建立的祖籍神明寺廟是鯪舢清水祖師廟，規模亦最大。嘉道時期，鯪舢已蔚爲大市鎮，該廟亦成爲盆地內安溪人最高層次的信仰中心。安溪人的分布區，除淡水、北投、鯪舢、泰山、及樹林一部份外，大都靠近山區，居盆地的邊緣地帶，一部分在南緣的三峽、鶯歌，一部分在文山區的景美、新店、木柵、深坑、石碇。三峽、鶯歌是安溪移民諸姓的合墾區，從三峽長福巖各姓輪流祭祀清水師即可得見。文山區的安溪移民則重視同宗族的關係，高、張、林三姓一起來臺開墾，共同尊奉保儀尊王爲保護神。高姓是由安溪大平鄉移來的。高姓以景美集應廟爲信仰中心。高姓在大平鄉計有十三房，而來臺居臺北盆地的有十一房，十一房因居地不同，每年正月十五日景美集應廟祭典分由五甲主持，(一)頭重溪甲(包括今深坑、石碇)，(二)內湖甲(今萬隆待老坑)，(三)大坪林甲(今新店阿泉坑、六張犁)，(四)景美甲(景美溪仔口，即今景美街區)，(五)北投

甲(包括今嘎嘮咧、淡水、八里坌)。由於高姓對其所屬房派知之甚詳，雖然他移，亦不忘本。五甲中北投甲距文山區較遠，但藉祭典而緊密聯繫，故集應廟兼具地緣與血緣的性質。至於張姓來臺北盆地的九房，淡水三房，木柵六房，他們亦奉祀保儀尊王，由於淡水三房中一房人丁較弱，無力負擔費用，因此由木柵張姓房派負擔。張姓的祭典由各房派輪流主持，不像高姓由各房派之居住地劃分，因此祭典由九房主持，淡水兩房各主持一年，木柵六房，再加上淡水人丁較稀的一房，計木柵主持七年。至於林姓，在景美武功國小有集應廟，以林姓房派主持祭典。除高、張、林三姓外，安溪陳姓在木柵樟脚建有忠順廟供奉保儀大夫，原先是供奉在民家，祭典由汐止、木柵兩地陳姓主持，把兩地的陳姓連結起來。

安溪人由於來臺的組織不同，在盆地內分成許多祭祀圈，但是經由中元普渡的祭典，把這些祭祀圈結合成一個大祭祀圈。中元普渡的中心在鯪舢清水祖師廟，分由三堡輪流主持，一堡爲大

加蚋（包括今臺北龍山、大安、古亭等區），二堡爲文山區（包括今景美、新店、木柵、深坑、石碇、汐止），三堡爲三角湧區（包括今三峽、鶯歌、樹林、泰山）。每年七月二十日，各地的安溪人羣集艋舺清水祖師廟參加中元祭典，形成「安溪人滿街走」的盛況。由祭典之盛況，可看出安溪人在臺北盆地之勢力，及其團結。

除此中元祭典外，景美集應廟對加強安溪人的聯絡，亦扮演重要角色，每年四月十五日起，安溪人在聚落區供請該廟保儀尊王遊境，有時亦恭請忠順廟之保儀大夫（原祀民家）同遊。從景美經新店、深坑、石碇、坪林、三峽、鶯歌。每個村落停駐的天數視村落大小而定，一直到十月十五日返回景美。無疑保儀尊王與保儀大夫的遊境，各地演戲酬神，安溪人間往來更爲頻繁，地緣更爲強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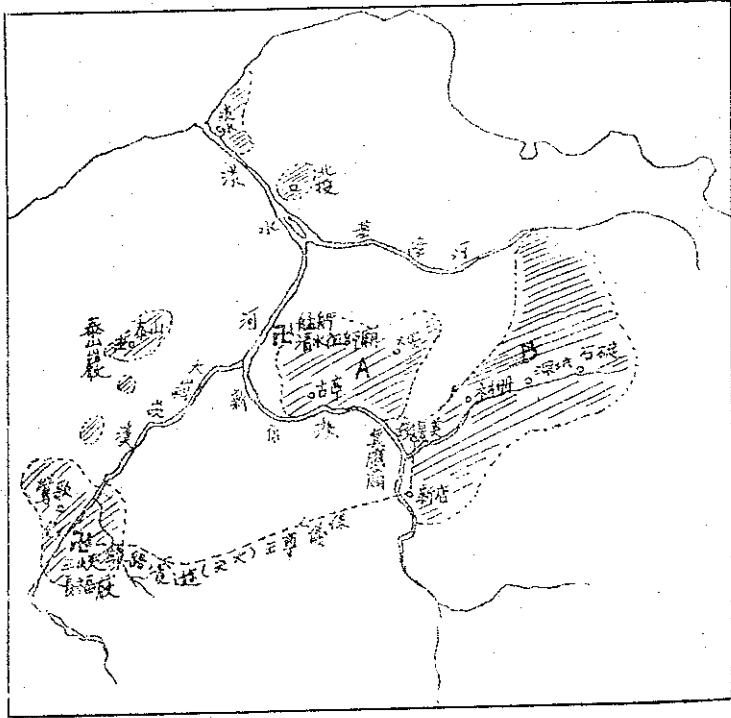
綜上所述，艋舺清水祖師廟中元節祭祀圈與景美集應廟保儀尊王的遊境所形成的地緣結構，可用圖5表示。

漳州人在盆地的祭祀圈以內湖芝山巖、士林慈誠宮、擺接地區的廣福宮爲中心。由於地理上的阻隔，三地並未經由中元節普渡祭典使三個漳人地區連結起來。中元普渡祭典只形成了三地區較大的祭祀圈。

三邑人的信仰中心是艋舺龍山寺。三邑人在盆地的大本營是艋舺，此外分佈於淡水、新莊、樹林、泰山、土城一部份。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淡水龍山寺興建以前，艋舺龍山寺的祭典，淡水三邑人大都前來參加，兩地關係甚爲密切。至於新莊、樹林、泰山、土城之三邑人，其祭祀分屬四股觀音與十八手觀音。四股觀音係由今樹林街區、柑園，土城鄉媽祖田、頂埔等四區的三邑人，分四股輪流於正月初五祭祀其祖籍所信仰的神明——觀音佛祖。其所奉祀的神像係由艋舺龍山寺割香雕刻的。由於沒有寺廟，神像或安奉濟安宮，或安奉在爐主家中。十八手觀音係臺北縣林口鄉竹林寺所奉祀的金身觀音佛祖，與四股觀音同由艋舺龍山寺割香者。十八手觀音祭典，分

圖 5] [錕紉清水祖師廟中元節祭祀圈圖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說明：A、B、C 分別代表中元祭典三大堡

A 大加堡

B 文山堡

C 三角湧

成三組：第一組坪頂六股，六年輪值一次，每年九月十九日祭祀；第二組新莊山脚等三股，三年輪值一次，每年九月十五日祭祀；第三組爲桃園龜山等十二股，亦六年輪值一次，每年三月九日祭祀。第二組新莊山脚組，由新莊山脚、西盛、坡角三股組成。包括今新莊、泰山、樹林（三角埔、坡內）之三邑人。從四股觀音與十八手觀音皆由艋舺龍山寺分靈，亦可看出彼此間的密切關係。

艋舺在嘉道時成爲臺北盆地最大的港市，經濟勢力大，艋舺龍山寺中元祭典，全由當地黃、吳、林三大姓主持。藉着龍山寺的宗教活動，盆地內的三邑人亦連結起來。

中元節的祭典活動對同籍人羣聚落的連結功能，似乎未引起人類學家的注意。施振民曾就濁大流域調查資料，配合不同人羣的主神和地方神建立一個祭祀圈與聚落發展的模式，在其模式中指出維持庄和聯庄組織機能，主要是千秋祭典（即主神聖誕祭典）、數年一度的建醮祭典，以及

主神巡境等三種宗教活動（註七〇）。千秋祭典在盆地內祖籍神明寺廟中扮演重要角色，把聚落連結成小祭祀圈，但中元節祭典把盆地各地的聚落連結成更大的祭祀圈。顯然的，中元節祭典的連結功能大於千秋祭典。中元節的祭祀圈在社會生活中亦有其重要意義，岡田謙在士林的調查發現婚姻圈大致與中元節祭祀圈相重疊（註七一），這種情形更加強同籍地緣意識與團結力，其他地區的情形，則尙待進一步調查。

伍、結 論

祭祀圈是瞭解清代臺灣漢人社會的重要組織。臺北盆地由小祭祀圈擴大形成中元節的大祭祀圈，與各祖籍別人羣間之械鬥造成的羣體危機意識有關。這種現象在臺灣北部頗爲顯着，除臺北盆地外，今基隆市內的慶安宮在咸豐年間成爲金山、萬里、基隆、瑞芳、貢寮、雙溪等漳人分佈區中元節之大中心（註七二）。新竹客籍義民廟之中元節祭典，更爲人所知。係迄日人統治前，臺

灣北部各區域內最大的祭祀圈皆是中元節祭祀圈，這是民間自主發展最大的整合組織。

臺北的中元節祭祀圈，使大地域內同籍的人羣聯結更緊密，但也增加社會不同羣體之緊張度。咸豐年間，淡水開港後經濟的發展、清廷政治控制力之加強、以及士紳階級之日漸成長，奔走各籍力言械鬥之害，械鬥發展之條件日微，中元節祭典之功能也漸衰。日人統治末期因戰爭禁止中元節大祭典之舉行，光復後臺北盆地中元節祭祀大中心未再有大规模中元節祭典活動。

註 釋

註 一：岡田謙，「臺灣北部村落に於ける祭祀圈」。

陳乃馨譯「臺灣北部村落之祭祀範圍」，臺北文物第九卷第四期，頁一五〇—二九。

註 二：王世慶，「民間信仰在不同祖籍移民的鄉村之

歷史」，臺灣文獻二三卷三期，頁一〇三—一〇二。

Wang Shih-Ching: "Religious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 Chinese Town" in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清代臺北盆地漢人社會祭祀圈之演變

edited by Arthur P. Wolf 1977. 虹橋本，頁七一—九二。

註 三：有關寺廟的資料，乃本人於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陸續調查的。調查之重點在寺廟史與祭祀人羣，以期明瞭人羣之連結關係。採訪之對象，除廟碑外，主要為寺廟管理人。然因年代久遠，寺廟管理人亦有不知其詳者。

註 四：參閱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臺北縣文獻委員會。
註 五：鸞洲庄要覽，新庄郡鸞洲庄役場，日昭和八年（一九三四年）刊行，頁一。

註 六：參閱臺北縣開闢志，蘆洲鄉，頁四五a & b。
註 七：陳紹馨、傅瑞德 (Morton H. Fried)，臺灣

人口之姓氏分佈，一九六八年，頁二七四資料計算成。其資料乃根據民國四十五年戶口普查之口卡，抽百分之二十五整理而成；雖然是政府遷臺後調查之資料，但是外省籍和本省籍有分別的統計。

註 八：陳東山的後代陳南生，今仍居保佑村保佑宮旁。
註 九：保佑宮的建立者，陳南生認為是其祖先陳東山

，臺北縣志開闢志頁四五a，則認為是陳用仲，陳建詳。不論如何，皆是陳姓建立的。

註一〇：李雲雷，「鄭成功祭祀記」，延平郡王祭典程序手冊，蘆洲延平郡王祭典籌備會印，民國六十年，頁一〇二。

註一一：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泰山鄉，頁四八a~四九a。

註一二：同註七陳紹馨、傅瑞德書，頁二七五資料統計成。

註一三：根據泰山「泰山巖」一九〇七、一九三五廟碑資料整理成。

註一四：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與直堡開闢古契，頁五五a。

註一五：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新莊，頁四三、五五b；擺接堡開闢古契，頁五五b；海山稻樹林開闢古契，頁五六a；海山稻樹林開闢古契，頁五七a。

註一六：同註一五，新莊，頁四三a~b。

註一七：楊雲萍，「關於北部臺灣開發的一資料」，臺北縣文獻叢輯第一輯，頁三四七。

註一八：同註一〇，李雲雷文。

註一九：張福壽，樹林鄉土誌，日昭和十三年（一九二九年），頁三一三。

註二〇：(1)王世慶，海山史話(上)，臺北文獻直字第三七期，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頁五六~五九。

(2)同註一九，張福壽，頁一六~一八。

(3)臺北縣志卷五開闢志，樹林，頁二a~三a。

註二一：參閱註二〇，王世慶文。

註二二：中和庄志，中和庄役場印行，日昭行八年（一九三四），頁二。

註二三：中和鄉志，中和鄉文獻委員會，頁四三六~四三七。

註二四：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新莊慈佑宮碑文。

註二五：姜道章，「臺灣淡水之歷史與貿易」，臺灣經濟史十集，臺銀本，研叢第九十種，頁一六一。

註二六：木柵集應廟沿革，木柵集應廟碑文。

註二七：臺北縣志卷二七，人物志，王錫祺、賴科，頁一一b~一二a。

註二八：參閱註一，陳乃葉譯文，頁二〇。

註二九：臺北縣志卷五開關志，內湖鄉，頁一四a、一五a。

註三〇：蘇省行，「艋舺街名考」，臺北文物二卷一期，頁三。

註三一：黃得時，「城隍由來和霞海城隍廟」，臺北文物二卷三期，頁九二，引陳乃渠，「霞海城隍廟沿革志」。

註三二：根據李根源，「艋舺寺廟記」資料整理成，見臺北文物二卷一期，頁四一、四二。

註三三：黃得時，「大龍峒的沿革」，臺北文物二卷二期，頁四一、四二。

註三四：琪樹，「保安宮雜記」，臺北文物二卷二期，頁七八。

註三五：李根源，「大稻埕寺廟記」，臺北文物二卷三期，頁七八、七九。

註三六：黃得時，「城隍由來和霞海城隍廟」，臺北文物二卷三期，頁九三。

註三七：同註三五，頁七九。

註三八：同註三五，頁八十。

註三九：陳正祥研究蟲王神的八蠟廟、劉猛將軍廟以為福建、臺灣沒有此種神的祭拜。其實保儀尊王

，保儀大夫具有蟲神的性質，其功能如劉猛。參閱陳正祥，「中國方志的地理學價值」，香港中文大學，一九六五年，頁三六。

註四〇：同註七，頁二五〇，景美資料整理而成。

註四一：同註二〇，王世慶文，頁二〇。

註四二：同註七，頁二八二，木柵資料整理。

註四三：同註七，頁二五一，淡水資料整理。

註四四：郎擎霄，「中國南方械鬥之原因及其組織」，東方雜誌三十卷十九號，頁九四。

註四五：謝金鑾，蛤子難紀略，附漳泉治法論，載丁日健輯「治臺必告錄」第一冊，臺銀本，文叢第十七種，頁一〇四。

註四六：姚瑩，東溟文集，「答李信齋論臺灣治事書」，載丁日健輯「治臺必告錄」第一冊，臺銀本，文叢第十七種，頁一五七。

註四七：同註四六，「以鄉鬥者，必大族為之首；以姓鬥者，必大姓為之首」，頁一〇四。

註四八：參閱莊金德，「清廷對臺灣實施禁海政策的經緯」，中華大典編印會，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頁九五、一二〇。

註四九：吳槐，「漫談臺北市語音的變遷」，臺北文物

一卷一期，頁二一。

註五〇：景美、木柵的高姓，其祖先自福建安溪縣太平鄉遷來時，即有十一房；木柵、淡水的張姓，來臺的有九房。較大的房派都有祖祠，但規模不大。

註五一：黃啓木，「分類械鬥與艋舺」，臺北文物一卷二期，頁五七。

註五二：淡水廳志，頁三六六。

註五三：王雲峯，「木柵嚇退漳州軍」臺北文物一卷二期，頁七一。

註五四：「艋舺耆老座談會」，郭芝芬、蘇毅保發言，臺北文物二卷一期，頁六。

註五五：同註五三。

註五六：曾文欣，「張德寶與漳泉拚」，臺北文物二卷一期，頁七〇。

註五七：同註五一，頁五六。

註五八：臺北市志卷一沿革志，頁三六。

註五九：參閱黃師樵，「白其祥先生事蹟」，臺北文物卷二、三期合刊，頁二〇。

註六〇：同註五一，頁五七。

註六一：同註五八。

註六二：淀川喜代治，板橋街誌，臺北州海山郡板橋街

役場，日昭和八年（一九三四年），頁三五。

註六三：黃師樵，「關於林國芳與黃龍安」，臺北文物二卷二期，頁七八。

註六四：淡水廳志，頁三六六。

註六五：同註五四，頁五。

註六六：同註六五。

註六七：同註六三。

註六八：林衡道，「臺北近郊史蹟調查」，臺北文獻四期，頁七二、七四。

註六九：馬偕「臺灣六記」，臺銀本，研叢第六十九種。

註七〇：施振民，「祭祀圈與社會組織」，中研院，民族學研究集刊三六期，頁一九九。

註七一：同註一。

註七二：「鷄籠中元節」，頁一一二。